

# 吴哥之美

尹晓燕

“为啥去那儿?”朋友们听说我要去柬埔寨,都很不解,疑问中似乎有对安全的丝丝担忧。我也不曾想到,本是暑期陪伴儿子的旅程,却成了一场自我的修行。

从吴哥回来已经一个月了,后劲儿却绵绵不绝,每每想起,依然能很强烈地感受到从心底深处产生的震撼。

“因为微笑,文明不会消失。”这是蒋勋先生《吴哥之美》扉页上的话。

49座尖塔、100多面静谧的微笑,当我站在巴戎寺前,伫立在断壁残垣中,仰望着、凝视着那一尊尊高低不同、方向错落,但带着同样微笑的四面佛像,内心翻涌着各种感慨和情绪。神奇的是,很快,这些情绪就被无处不在的笑容抚平,在一片废墟中岁月静好。

巴戎寺建造于12世纪,是柬埔寨国王阇耶跋摩七世为自己建造的陵寝寺庙。当时的王国已经从印度教改信大乘佛教,49座佛塔

塔顶均为巨大的四面佛雕像,佛像面带安详的微笑。穿行在众多佛塔间,无论你身处哪个角落,一抬头,就会看见笑脸。

一千年的时光就这样流逝了,在那些岁月中,见证过国家的辉煌与衰败,经历过门庭若市和战乱背弃,体验过人生的悲欢离合,他们,一定笑过、哭过、爱过、恨过、欣喜过、绝望过……而当一切成为过去,微笑成为他们唯一的表情,包容爱恨、超越生死。

一百多面佛像脸,对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,不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,也不管你的肤色、语言、国度,公平地展示着微笑,在时空交错中一视同仁、云淡风轻,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,抑或是发生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、值得的。

这,就是吴哥城享誉世界的“高棉的微笑”。除了微笑,巴戎寺的建筑,在吴哥王朝经历印度教的多神信仰和佛教之后,成为世界上最神秘与迷人的宗教圣地之一。1200米长的浮雕长廊刻画了1.1万个人物,内层回廊主要为神话和宗教故事,而外层回廊则以现实生活为题材,从战场厮杀到生产劳动、日常

生活,栩栩如生,每一个人物和动物的表情动作都不一样。

在整个吴哥城,最受关注的地方是吴哥窟,又称吴哥寺。它是吴哥古迹中保存得最完好的庙宇,以建筑宏伟与浮雕细致闻名于世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。吴哥窟的造型,已经成为柬埔寨国家的标志,是唯一出现在国旗上的建筑。

每次站在这些世界级的古迹前,我都惊艳到恍惚。这么多年前的远古时期,他们的建筑、雕刻、绘画,不仅精准,而且具有极高的审美。也许,科技进步并不是文明和美的必然条件,回归宁静、留守自然、返璞归真是不是更高级的美?

黄光明,是我们在吴哥窟请的导游,50多岁,个子不高,晒得黑黑的。他不仅有标准的中文名字,中文说得也很好,带点南方口音。他的父亲是部队高官,在红色高棉大屠杀中被杀害。作为战争孤儿,他被送到当地的寺庙,得以生存,还免费学习中文,之后一直做导游为生。

经历过人生这么多苦难,他的身上没有戾气,也不抱怨,很感恩我们请他做导游。“今天一家人的生活费挣到了。”他会很认真地给我们找适合拍摄的角度和位置,也会得意地告诉我们,某奢侈品的经典花纹就取自吴哥窟的壁画。最骄傲的是说起他的女儿,“在中国留学”,在广西的大学读书。

柬埔寨是全民信佛的国度,我们接触过的人都很善良,看得出他们非常想挣钱,但不会强求。黄导游带我们去吃饭的时候,会提前交代,这里是景区,价钱会贵一些,你们不用点太多,吃饱就行。在吴哥窟所在的暹粒市,街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,大家都惬意地享受当地美食和文化,并没有安全方面的担忧。

在吴哥窟,欧美游客迷恋电影《古墓丽影》的取景地,塔普伦寺里的“树包屋”,而中国游客则执着地寻找《花样年华》里的墙洞。

电影《花样年华》的结尾,梁朝伟饰演的男主角独自来到吴哥窟,对着一个墙洞诉说着心中的秘密,然后以草封城。之前一直不明白,树洞而已,何至于千里迢迢跑到吴哥窟?当我站在空旷斑驳的墙洞前,似乎找到了答案。正如吴哥窟,你可以嫌弃它是一片废墟,也可以折服于它的美。废墟里隐藏着希望,成全中包含着怨恨,世间事,无论哪一种结局和选择,都很难完美。

繁华落幕,圆融、谦卑化作美轮美奂的建筑、雕刻,沉淀为不可逾越的力量,那是文明的力量。

## 轻寒正是可人天

夏见

寒露惊秋晚,朝看菊渐黄。时序进入寒露,天气渐冷。秋雨淅淅,凉风飒飒,叶落草黄,虫豸隐匿,寒蝉噤声。近晚或晨起时,凉风拂过,缩缩肩膀,紧紧衣领。环顾四野,落木萧萧,草木萧然;近旁溪涧,脚下露水,都带了明显寒意。

“空庭得秋长漫漫,寒露入暮愁衣单”;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”;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,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”……古人的诗词里,寒秋之景,总让人产生伤秋之感。

然而,宋人杨万里,对寒秋的感受大不一样:“秋气悲未必然,轻寒正是可人天。”他认为,深秋的轻微寒意,正是令人感到舒适的天气呢。寒露时节,曾经炙人的暑气全然消退,有些冷冽的露气,使大地清朗洁净,让人顿感天宽地阔,神清气爽。

寒露时节,大自然换上了色彩斑斓的盛装,整个世界春天般耀眼和热闹。芦花随风摇曳,洁白花絮轻舞飞扬,给寒秋平添几分诗意。山林间,红叶将群山装扮得分外妖娆,美不胜收。冷露凝结在草尖与花瓣上,晶莹剔透,闪烁着晚秋特有的光芒。尤其桂花树,在碧绿的枝桠间悄然绽放,细小的花朵虽不起眼,却散发着浓郁香气,在微凉的空气中弥漫开来,成为这个季节独有的韵致。几群秋雁列阵南飞,鸣声划破长空,虽带几分不舍与苍凉,但它们奋飞的姿势依然苍劲。还有那些在热土秋播的农人,又为下季埋下了开花的希望。

随着温差不断加大,寒凉也日益增添。但加两件薄衣,亦可抵挡轻寒,为生活与梦想奔波的人,或可增加些许暖意。“天凉如水,珍重加衣”,这句话犹如父母对游子的行前叮嘱,质朴而暖心。

## 薅秋草

余显斌

麦子发芽很快,开始,是一星一星的鹅黄。书中说,柳芽鹅黄,其实,植物发芽的时候,都是鹅黄的,包括麦苗。

麦苗由鹅黄变绿,延展开,村人就开始薅草了。在小村,娘的那一代人,将土地看成了命根子,绝不让草荒废了麦苗。薅第一道草,叫薅秋草。

那时,麦苗还不密,可是草就长出来了,有红根草,有米米高,有山茅草……这些本来是春天才长的啊,可都仿佛有灵性一样,麦苗一出来,它们也匆匆忙忙地长出来,凑热闹来了。

于是,村人也都忙碌起来。小村的人一生都在作战,和草作战。他们的一生都被草围困着,从来都没能成功突围。他们把一生的青春,一生心血,都消耗在和草的对抗中,走过青年,走过中年,走过老年。村人这样,娘也是这样。娘和草的战斗,也从未停止。

深秋的时候,太阳淡了,已不再如伏天的太阳,也不再如二十四个秋老虎的太阳。村人一个个早晨起来,做了早饭,就着酸菜,还有辣子,缩着脖子呼呼噜噜地吃上几碗,然后,拿着薅锄去了地里。

薅锄的锄把很短,可以坐着薅草。因此,一人还要拿着一个矮凳坐着,薅一截,再向前移动一截。草堆在一块儿,回去时拿来喂猪。

我也跟着娘去了地里。我在地里玩着,跑着。这时的麦苗不怕踏,娘说,越踏越长。我跑累了,就坐在那儿做饭玩。我找了小小的石板,当做锅,当做碗。我把红根菜当菜,用石刀子切碎了,装在小石片上,就当做装在碗里了。我拿了两根棍子做筷子,夹着菜吧吧嘴,发出吃饭的声音。我也让娘吃,娘伸过脖子,吧吧两下嘴说,真好吃。

我就嘎嘎地笑了,娘也笑了。

玩累后,我要睡了。娘将外面的衣服脱下来,放在地上,让我睡着。身上,盖着娘特意准备的毛衣。太阳厚厚实实地盖在毛衣上,也毛茸茸地盖在我的脸上,我的头上。

天空上,一片一片的白云在飞着。远处,有老鸱蹲在杨树上,如铁铸一样,间或嘎的一声叫。我迷迷糊糊地睡着,睡在秋天的阳光里,睡在娘的身边。

秋天里的阳光,如娘的眠歌一样,轻软,温柔,甚至还散发着一股烧玉米的气息,很香,很鲜,很温馨。

## 秋日食栗

彭宝珠

阴雨绵绵,空气中弥漫着秋高气爽的味道。下班回家,走到小区的沿街拐角处,飘来一阵糖炒栗子的味道。瑟瑟秋风中,这浓郁的香甜如有魔力般,让脚步不由自主地循香而去。

接过一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,抱在怀里,仔细端详,一颗颗栗子圆润、饱满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,轻轻剥开,冒着热腾腾的气儿,迫不及待地吃上一颗,甜津津的栗子,瞬间溢出久违的馨香,唤醒我深藏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儿时,家乡地处丘陵山区,适宜种植板栗。“七月杨桃八月楂,九月板栗笑哈哈。”秋天到了,成熟的板栗身着咖啡色的“夹克”,露出半边身子,笑嘻嘻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记忆中,县城繁华的街角,有卖糖炒栗子的大叔。他支一口锅,放半锅子黑沙,把栗子倒进去,不一会儿,栗子就炒熟了,香气飘得老远。他还会在一旁挂一个喇叭,喇叭里拖着重重的乡音,压着嗓子沙哑地喊:“糖炒栗子……”

我在县城念初中,寄宿在学校。一到周末,我放学到家,老爸提了一小袋糖炒栗子回来:“奶奶喜欢吃糖炒栗子,记得给她剥些栗子吃!”“哦,你先放桌上。”我头也没抬,看着故事书,顺手拿起一个栗子。奶奶看我一眼说,刚出炉的栗子切勿用嘴咬,以免烫伤,要用小刀从栗子边插进去,转着圈把栗子仁剥出来。

我为奶奶剥去栗子的外壳,同时分享着寄宿学校里的点点滴滴。谈及同学们的小淘气,让我不免有些困扰,奶奶听后眉头微蹙,轻叹几声,满是关切;而当她讲述起同学间的欢乐趣事时,奶奶的脸上又绽放出灿烂的笑容,乐不可支。我们就这样,一边品尝着温热的糖炒栗子,一边沉浸在温馨的对话中,心中洋溢着幸福与满足,享受着这难得的祖孙共聚的欢愉时光。

知道奶奶喜欢吃糖炒栗子,每周放学,我都会买一小袋栗子带回家。有次发现桌子上的栗子没吃,我急忙问老爸,他小声地告诉我:“奶奶并不是真的爱吃栗子……每次假期你回来一趟,不是在写课外书,就是抱着游戏机,只有你用双手剥栗子时,她才有机会跟你谈一谈话。”

原来,我们每天马不停蹄地与时间为敌,却常常忽略了为我们牵肠挂肚的亲人。

如今,远离故土,久居都市,儿时糖炒栗子的清香,已然成为盛开在记忆里的花朵。我剥开眼前刚买的糖炒栗子,在温暖的食物面前,繁杂的思绪,立刻柔软下来,回忆起我和奶奶吃着栗子的场景,真是幸福时刻。

## 我和我的祖国

黄长江

我生长在边远山区  
看着山川和田野  
我生长在平原  
面对广袤的大地  
我来到荒漠和高原  
眼前是一片  
美丽的辽阔  
我来到海边  
目之所及  
都是我的祖国  
在那九百六十万  
平方公里的山河湖海  
十亿人民凝聚着  
开出一团大花朵

## 送你一轮月圆

何真宗

月亮冉冉升起  
夜晚拉开序幕  
讲不完的故事  
写不完的诗篇

走在寂寞的异乡  
被月光扰乱  
乡音如酒  
一喝  
就能呛出眼泪来

远处的光  
近处的亮  
今夜送你一轮月圆  
愿你有好风光  
也有好风景

## 夕阳红

赵国培

最美不过夕阳红  
晚霞将全身包拢  
从不长吁短叹  
更不悲怆心痛  
一枚落日的频率  
满天不舍的火红  
刚刚合拍  
恰恰印证  
饱满的心胸



## 秋到赛里木湖

近日,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,游客们乘船、漫步。赛里木湖被誉为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”,2021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,以其清澈的湖水和四周壮丽的雪山草原而闻名。

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## 额济纳的“昌平老王”

王江红

额济纳的秋天来了,风一点点催促着,把远方的胡杨林点染成金,迎着古居延海一年中仅仅半个月的高光时刻。而王建刚眼里没有胡杨,只牵念着“麾下”成片成片的梭梭林。

梭梭林也在一点点变幻着——从矮到高,最高的已经超过了两米;从绿到黄,一排一排,迎风招展着,生长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国道两侧,像是守望北疆的士兵。早年与绿军装失之交臂的王建刚,把这些树看成了自己军旅梦的一部分,“我的树护卫着航天城,我是不是也很光荣?”

这位中等身材、肤色黧黑的60后农民,人称“北京老王”“昌平老王”。名字普通,其貌不扬的老王,有一颗强大的心脏。2015年6月4日,第一次踏上前往额济纳的征途,他就没觉得驱车1500多公里远离京城和家人有多苦。

## 住在秋天里

桂花的香味温柔却又足够霸道,不然那广阔的秋,怎得全被它的甜铺满了呢?令人躲无可躲,便是室内也难逃,风会裹挟着桂香涌入,角角落落都染上柔意。

几日后,桂花簌簌落了满地,浮在已有些枯黄的草间,若不是蹲下仔细观察了一番,定要认为是这小草开出的花了!

拿着针线在树下忙活,过往的同事驻足观看——我是在串桂花哩!将桂花的梗揪掉,花中间就会有一个细洞,针线从这里穿进,一朵一朵堆叠成串,这可是个大工程。串桂花需要集中注意力,轻手轻脚,只因桂花太过脆弱了,轻轻一拉就会导致花瓣裂开。

闲聊中同事们也夸赞起这桂花来:“今年的银桂真香啊!”“是啊,开得晚了点,却一点也不影响它的味道。”

我停下手中的动作,看了看地上的落花,又

抬头望了望枝上的金黄,笑着与她们聊起来:“姐姐,这是金桂呀,淡淡的黄色,不是银桂。”

“啊?不是银桂?怎么可能?那种橙黄色的才是金桂吧?”同事很惊讶。

“不是的哎,这种柠檬黄的是金桂,至于你说的橙黄色的叫丹桂,银桂则是偏黄白色的。”

“哦!大家都说这是银桂,原来是搞错了。”人们似乎总是对桂花的品类有诸多误解,经常把三种桂花搞混,每次我都会忍不住为桂花“正名”。

很快,同事们都离开了,剩我一人仍在树下,花下忙碌着,阳光细细碎碎地透过树叶交叠的缝隙处洒下来,照在脸上酥酥痒痒的。这狭小的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桂树了,哦,对了,或许还有几只在我鞋面上爬行的小蚂蚁。

我起身望着这满树的花儿,不觉陷入了

戴梦醒

今年的桂花较往年开得晚些,往年九月初便能看见满树淡雅的金黄,今年到了月底还迟迟不见那一树秋意。

早饭后行走在校园里闻得一股桂花香,才惊觉桂花悄悄开了。看了眼手机上的日历,不得不感慨:今年的桂花来得太迟太迟了。循着香味儿看去,是满目的绿与淡淡金黄,叶是宽大的,花是细小的。只有凑近拂开宽大的叶,那明艳的小花粒才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,一团簇拥着,饱满地在树枝上,星星点点,像眼睛,那样亮丽和生动。

看不清花朵,却能更清晰地嗅到这香,仿佛心间已经泡开了一壶桂花蜜,甜丝丝的。